尤菴集 三十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七

書

與李伯吉 師命 壬戌十月

遠荷垂牘存問死生足令窮巷生輝因審夙夜之餘震艮如宜又以爲慰況縷縷示諭可見憂愛之至意然苟視艮如子則雖死而不怨矣今日孰能有此心者此漢當時妄作蓋不勝數而惟事係令監殊涉支離毋論是非而謗議之來無怪也今蒙提諭尤用悚汗然旣往得失置之勿復道而只守貞盡瘁克著忠勤使前日之嘵嘵者愧死則實知舊之幸也蓋自初入洛時朋友間說話甚多愚意則欲令監退去白江

數年讀書洗灌然後出爲時用故私與孫兒言之自今思之亦非甚謬也賤疾漸痼死期日迫到此地頭更有何說只祝爲時加重

又 癸亥九月

時序向寒綿惟巡宣整暇起處安勝此蟄伏深山疾病漸篤理勢然矣無足恠也曾因賤孫兒聞節下欲合刋朱子書節要及朱文酌海二書爲一帙使便於學者看讀而又嫌其太約欲使不俊補選其遺漏者此非賤陋所堪承者然節下好意終不敢孤敢就遺漏中録取若干篇以呈幸更加刪定以爲補録而附於二書之後如何然使人無議論則不若只刋二書

之爲愈也餘霜重加愛

又 甲子

前送大全劄疑豈或塵覽耶方以 上命修訂訛外畢卽將繕寫以進而此間本所無者欲還爲取來録在別紙幸命侍者一一搜送如何如何且如欲謄出則姑俟此間修進後當以修訂草本呈納矣前上本雖沒數還送亦可矣旱餘得雨豈非 聖上誠感耶卽玆暑濕起處神相此去春蒙 恩休致旋作嶺東行輾轉南歸杜門養痾無足言者渾儀逖聞有教於孫兒故敢令輸納此亦斯文一事而亦係執事善述之孝故不嫌煩涜耳

答朴學季 致道 丁巳二月

日者光山諸人褫到問札獨無貴書意其必有事在而無從把詰忽玆幹吏來投以書始知涉海爲倅已有日月可知此地之幽窮而又悟其不在天上也桃洞之諭令人有爛柯之興歛袵歸來寧有早晚第昔清陰先生遭値蔑貞纔回南舸旋羈北缺故先生嘗以扁舟滄海匹馬關山八字揭諸座右桃洞雖好老先生風采亦自不惡而肯辭之耶今日事只當如生老病死符到輒行而已也潮陽文教之諭足見仁侯不鄙遐氓之盛意苟不如意則只可洒掃庭宇靜對古書是乃有益身心之實事何必丞負之是歎而已

此魄悉與處疾病漸痼死而已矣尚復何望然時輩猥以罪魁見處老年光華詣與敵哉時以自詑爾

又丙寅十二月

歲暮懷人有倍常時即拜墜翰如奉英贖慰不可言東床就蒙教督其幸可言第濫率之禁自　上親自申嚴俾與潛奸同科被察遞職固是小事而曾是出入論思而今乃如是無乃未安耶恃眷敢煩還增悚仄

答李伯祥徽明　壬子十月

病蟄深山意緒無聊忽奉來書殊覺心眼俱開李先生文字當時迫於諸議之鄭重冒昧草出而既非所

堪又乘忙而不暇刪定則疵類必多心常皇恐矣今蒙吾友參訂於諸公有此開示銘感之私不容名言更議鄙見於諸公論議之下幸再詢諸公而見示如何朴進善指瑕想必尤多即投爲幸吾友所示並荷不鄙別紙仰報更教是望

又

知舊書問斷絶雖或有之不過死生之詢而已每於伯祥書中有可商量者有益於人不細矣今書所論可見遜讓之實然無進爲之實而徒取虛名者固不足言而欲諱學之名而沮其趣向之志者非徒無勇其爲私之害也反有甚焉故朱夫子嘗以警於後人

者深矣盖古者士必爲學故爲士而謂之爲學如農夫而自謂服田商賈而自謂通貨也自有科舉之後爲士者悉趍於此而一有有志於學者便被異色之目其有志之人亦自懾惡而嫌避焉自己卯乙巳士禍之後則又公相禁戒視此一字如句吻毒蓳而世道益下矣幸賴栗谷先生出而公誦顯倡則一變而爲慶曆之文明矣不幸李克信輩以大家傑出之才倡爲豆應豆應曲契一切以譏誚禮法爲事專斥栗谷之道故士之稍秀者皆入於其流而世之樂放縱者畏足而奔歸之自是學之名爲世所諱甚於專務科舉之時矣又至今日名門右族都被時人之蕩殘

其改頭換面而趍附者固不足說而其不忍爲此者又博奕盃酒放曠恣肆而世道益不可爲矣雖在罪戾之中而隱憂浩嘆無可告語今因吾友說及而略此煩晚幸賜觀覽而勿以語人也頭痛方苦僅草無倫並惟諒之

答李大規 宏 丙寅十二月

昔年會寓清心樓有時往 寧陵巡外俯伏涕泣而歸自聞令葢彼每欲一往以復舊躅也今因來翰知有謝歸意勢則然矣無任缺然之至此何足言哉汨沒苦海尚未到岸未知宿債之未盡者復有幾何耳尊丈得邑便近於自家雖幸而去此益遠徒有思想

之勤而已盛惠多荷且悚還朝警策孫兒俾盡事生之義千萬至祝此亦豈非朋友之道乎

答林德涵 泳 戊午閏月

昔年關北之拜每發於夢寐朋友講論在常時亦非易事況在流離顛頓之餘畏約幽窮之中得以問難古書中說話其何幸如之玆因尊從氏獲承前後兩書其慰積年思想如何可言只執禮過謙稱許浮實殆非所望於平日者今人皇悚不能自已惟是省察戒愼汲汲用力之意溢於謙退之中其有警於昏惰者至矣敢不服膺策勵以勿孤盛意也耶惟是衰暮疾病待盡朝夕只有致知明理修身俟死爲究竟法

而精力已耗氣不從志亦將終於此而已自歎其從
前虛負光陰耳至於著述一事非惟不敢亦有所不
暇比讀朱子大全録取其所疑積有卷帙如得易紙
切擬奉質於高明坐無寫手久未能焉當俟早晚爾
東里文文字此時極有所難便只以同門有兄弟之
義故不敢不承命然顯刻則猶不敢生意只草埋誌
以授尊從其不當處幸直改之不須往來煩複播諸
聞見也所欲言者方苦痔疾不能一一且不成字摠
希默會

又 庚申七月

日者伏奉六月廿九日所惠書誨諭縷縷殆盈累紙

皆非賤陋之所敢承者最是彼此稱謂極令人惶汗不敢安未知何故如此此蓋緣昔者文谷老峰玄江諸賢次第有此稱謂此漢極用踧踖而難於聲說以辭因循至今以致執事者亦用此例此則不敏之罪也然朱夫子於夫子之稱不欲直辭於石丈而宛轉於其友則其不欲提起之意亦可想矣幸乞從此罷去如此文華一諭以義理之實事千萬幸甚今日事執不舉手相賀如執事之爲者然竊以童觀言之則竊不勝憂慮之心伏想執事亦不無此意而不欲形諸紙墨故今不敢一二也尊叔祖丈誌文當初乘忙草定每意其多類其所垂訂終不得承歉恨實深幸

因的便終荷投示何幸何幸承諭光膺　明命進詣經席昔賢所謂君德成就專在經筵者誠是至論今日執事當此丕責竊爲時事喜而不寐也朱夫子以不能開悟君心以基靖康之禍咎元祐諸賢此最今日之所當知也若得玄江丈共推血誠則益可以得力而此丈其肯改其置罳之樂哉誤成重出之證終蒙訂示則幸不可言京洛書一切廢閣今感執事不遺之勤輒依來教因謝玄江丈附此

又　辛酉二月

示諭勤懇令人感戢然非所以施於衰朽者則只增愧縮而已自西郊還入已月半有餘而絲毫無補徒

嬰寵眷其罪難貸又況七十致仕禮經大防狗馬之齒已加五歲老鳳飢烏之譏喫之已多從此遁去猶難爲說以解之矣大抵循俗之人不可與語此德涵讀古書幾卷而尚爲此言耶孟子一生只說枉尺直尋四箇字今若如此則所枉者不翅尋丈而所直者無分寸矣嘗見古畫太公口留一齒而鷹揚于黃鉞之間嘗竊笑之以爲武王同德已是三千何少一禿翁而乃如此也今乃仰副尊命則不待兒童走卒之笑而亦自笑之不暇矣蓋如有所裨益則雖譏誚十車亦有所不辭矣此則寸心之所自了者也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還增悚仄

昔者蒙賜手書辭意鄭重每切感戢當時妄作已成難悔之陳迹不敢縷縷以溷高聽惟是目今時變可謂罔極朝著夙夜諸賢作如何謀猷以冀消弭於萬一耶愚謂 聖學之要只當於天理人欲分界處理會以此啓沃者當先自理會使於方寸之中如辨白黑則事皆得宜人心可慰天意亦因而回怒矣自古易嘗見得人心而失天意者乎須以此問於玄石丈必不以爲不然也此初因末疾漸至苦劇雖一朝溘然而惻怛一念入地難忘矣

別紙

德源時近思録三卷濯去舊見條註說之誤當時幸蒙印可其後考朱子大全則鄙說偶驗矣此外更欲商量者多而皆零碎不大段故不果矣惟大全張南軒文集序所謂立朝論事有頗施行者故不載此說每不能無疑自古施行之事例傳於世而不見施行者蓋多沉沒不見矣其答胡季隨書有云奏議文字及往還書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此似是先生實情何故乃於序文回互如此耶且奏議既是進御文字則朝廷皆已知之矣雖不刊布有何所益豈事關機密則如今之不出朝報耶此有所不敢知者敢稟○又文集序

云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而今見行文集無見焉豈鄉本有所脫誤而然歟彼中如有華板大全考示爲幸○綱目漢明帝擧通天笁事不爲大書只於分註略見之其意安在示之○綱目書荀彧死繫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而朱子與人書以爲彧之罪自見未詳其所以然也○荆軻七首張良鐵椎其事相同而綱目於軻則書以盜而於良則施褒褒豈良則爲君父報仇軻則懷豢養之恩故耶秦既滅宗周則是亂賊之人得而誅之者也然軻謀不正而行詐非所以討賊之道故耶此與豫讓事如何願聞其說○凡此等皆疑於心而問於人者而終未能渙

然故敢以仰稟也

又 丙寅五月

日者奉書後聞有　新命謂已趨朝茲承崇翰恭審尚留峽寓起居珍衛不勝慰幸豈以制除未久不忍影纓結綬如朱夫子所云耶抑或有他事而盤桓耶此漢既作閑氓惟以昧然就盡爲期不料所編大全劉凝因大臣　上聞猥有刊布之　命而因有事在轉致煩言至有自劾之章雖蒙　聖批溫諄而皇隕之心訖茲兢兢也別紙開諭諄悉而其中苟或事因操事以著其罪云者尤得理致無任開豁吾儕久生斯世眞作一蠹而於此等事亦以旁無强輔蒙然放

過每切皇悃安得密邇高居朝夕講劘以祛疑晦耶旱乾此極公私憂畏曷有其極惟冀閉居勉進以副朋友之望倚枕倩草不宣

答崔汝久　錫恒　辛酉九月

仲秋先入洞裏每吟晦翁誰是客之句而迫然也承拜問書悦接當日餘輝慰瀉不可言只執辭太謙極令人皇汗如不可容也此纔訖校正精力耗竭仍廢看書奚翅舌本强也只自憐嘆晨昏之餘所讀何書缺爾承問不敢奉對至今媿渥也想有日新之功而恨不得觀恐脫耳天氣寥次只祝承顏盡歡

答洪正郎　覩

老去情懷無日不勤此豈獨朋儕間往還之私而已
盖此孤陋寡聞老矣將死有疑莫質質而無成以故
尤欲朝夕於左右者悉祛六十年來滿肚歧惑而不
可得則只悵望而已不意前使復至承拜手札及校
讎累十紙仍審春寒侍餘仕履珍衛慰瀉感仄殆難
以爲並矣去臘略聞 聖候違豫而不敢趍赴起居
之後及承 召命又失屢駕不俟之義日夕皇恐不
翅淵谷之臨也校役垂訖若如來示果能精寫入刊
則可謂梳洗出來矣斯文幸甚惟是外方誤本不可
盡改誠如示諭曾見舊本書册則行外有某他本作
某恐非之例今用此例則諸本之訛皆可以兼舉而

第恐不勝其多矣若乃顯然誤字因仍不改則朱夫子於大學或問親民文論之詳矣然不去舊字而註見者多則庶幾寡過矣未知如何來紙謹當依前訂稟以俟財處而第賤疾如許恐未能疾速也

又

區區不愼言行謗痏盈世杜門山間咋舌省咎不料執事猥辱手札存問死生仍有別紙若將以爲可與語者竊仰謙光之盛而自愧無以獲此也竊謂今日仕學兩皆鹵莽程子一蠹之譏甚可懼也朝家自去年專以校書之役委左右而左右亦擔荷而不憚其勞惟此一事不誤後人眼目而亦不愧餐錢矣左右

不甚鄙夷時欲責明於瞽者誠不揆僭踰欲助萬一勉强愚陋斷其一二矣不料因成規例輒煩洋隸録示去取之意此則非惟愚不敢當亦義不敢安也竊念這箇甚不易事古人有掃塵之喻退溪李先生於朱子大全名堂室記缺處據一統志以爲府東二三字愚伏又直以塡於酌海之編可謂俟後之君子而無疑矣然嘗考他書則乃城南五三字也夫以李先生之精密愚伏之審愼猶且如此況於他人而可保無錯乎故愚每以爲與其校而不審不若因舊之爲愈也未知左右以爲如何也荷相與之勤敢發此言幸恕諒焉

答道峰儒生申喜澄閔鎮長 戊申十月

造次相逢旣覩族語仍講禮事眞所謂三代威儀在是者殆非小幸也只始欲登絶頂中道而止小事尚然微吟晦翁飛下祝融峰之句不勝慨然也玆者承此諸賢眷札荷意鄭重不知何以得此媿感交駢無以爲謝昨有所感於心欲以奉誦而未果今以別紙錄呈耳餘祝諸賢攝以威儀勉追前修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倘不遺惠我思無疆 右朱夫子登濂溪書堂作

答華巷院儒 庚戌六月

承審工役垂訖遙想掩映林泉視昔增彩恨不得瞻仰眺賞也石役待新秋了當似便一並稱美或非聖人稱子荆之意耳拙筆不敢違教試此呈納覽後須付竈間老婢使之覆覈也竊有所獻良構既成不可昧然無事而鄉飲之禮時俗罕見若俟石役既畢講行此禮未知如何僭以敢稟

答月峰院儒 癸丑二月

伏承僉尊將以沙溪先生追享于本州書院而有此該曹呈文之託時烈之不見鄙夷於僉尊可知矣不勝感荷之私第時烈衰暮之餘疾病乘之神思謝脫筆力荒落其何能仰承崇命以相斯文之役乎且

念此文不必贊揚道德發揮學問以祈聽從只當以爲先生道德學問爲世宗師凡影響所及莫不崇其報享矧惟本州是先生鄉貫擬之於朱子徽州之諸祠而考之我東則退溪之眞寶栗谷之德水皆以鄉貫而享祀則今此本州何獨不然只以本州書院曾享高峰訥齋思庵而曾蒙 恩額之地則不敢不以稟于 朝家而私自臆享敢此申請如此措辭似可矣夫以本州文獻之邦豈無辭令之賢而乃欲遠託於老悖垂死之醜物哉以此終不能牽率仰副皇仄

皇仄

答黃澗院儒 丁未二月

伏承僉尊下書謹審貴鄉將舉縉儀斯文之幸也不勝欽仰第此下詢之意則自顧孤陋不足以仰塞僉意只增悚縮第謙光之盛亦不可終孤請略獻其愚惟僉尊財恕焉蓋惟梅溪松堂二先生事迹昭載國乘外又有戊午己卯黨籍而梅溪則見於景賢録者詳矣松堂則晦齋先生之發揮者尤盛矣松堂學問固有二先生求備之辭而梅溪亦不免寒暄追責之說不可以此而輕議先賢之短也蓋梅溪既與寒暄先生同享於昇平松堂又俎豆於善山則今茲貴鄉之崇報又何疑焉只兩先生坐次則恐當以時世爲序蓋自退溪先生已有此論矣雖使道德微有高下

之可議者然逆其時世則以後人而居先進之上者必有不安之心則非所以尊奉之意況梅溪與寒暄諸賢爲道義之交不但曰文章而已耶至若鄉先生二位之或並或配則只在貴鄉公取一鄉論議求其至當而已非謏聞末學所敢與故不敢容喙耳祭文之託亦知猥甚不敢承而章甫遠來之勤僉尊見命之意亦不敢以不文辭當俟位次之定事迹之示始敢泚筆爾

答報恩院儒 庚申

東洲先生與大谷先生年歲想不懸絶而未知孰爲後先如考三賢珠玉及東洲墓表則可知也東洲墓

不下
恐脫

在公州達田成生員楚公氏即其後人也學宮位次不必以年歲先後觀於朱夫子滄洲釋菜儀可見矣然後人於先生高下有難講定似不若年歲之爲安也然當此時節罪戾之蹤不與學宮論議幸勿以此語人博詢於前輩長者而行之如何

答海州儒生

伏蒙僉尊俯賜問札仍託以院享重事不知不省何以獲此感荷之餘還增愧悚也此實斯文重大之事如我孤陋何敢與議然竊因師友獲聞朱先生所爲先生視事南康尋討濂溪遺迹建立祠廟於白鹿洞而配以兩程夫兩程之於南康非聲響所及而只以

濂溪傳授衣鉢之故配以侑焉今文元先生於栗谷老先生是承統適傳則追行腏享之禮恐無不可然記昔貴鄉諸賢欲享老先生於紹賢書院而稟於牛溪牛溪謙不敢擅輒其時往復書具在年譜中可攷而知也況今如僕者以孤陋後生敢主此論乎伏願僉尊稟議朝紳大雅諸君子有以伸縮千萬幸甚

答定平院儒 庚戌八月

因李上舍自京所貽書知貴鄉有斯文盛舉爲之欽仰但以追享位次下問於賤陋則事面重大賤陋者非所敢當也又竊惟念昔年京裏章甫爲金先生議建鄉祠於楊州愚意以爲金先生所樹立昭揭華夷

大有仁人之功別立鄉祠不若配侑於趙文正書院事體尤尊重也略以此報答章甫之問則諸議參差竟不見用而只滋唇舌賤陋今日之見卽依然前日謬妄也前日欲變鄉祀而爲院侑則以過尊先生而致謗今日欲捨並享而爲配食之論則安知不以猥屈先生而招累耶以是尤自惶惑終不敢仰塞明問蓋懲於前者自不得不慥於後也伏惟諸賢恕諒焉

答瑞峰院儒 辛亥十二月

伏蒙諸君子遠遣章甫且垂文字諭以院長之任顧此陋劣不敢得此於諸君子悚仄皇惑不知所喻謹以此奉謝遣來章甫則章甫諸尊强之不已終不敢

孤負謹對以此事非惟不敢當而比來猥有職名召命頻仍而賤臣疾病垂死終不能冒謝　恩命故凡于學宮論議鄉里人事一切倚閣今若迫於諸君子之命黽勉應副則取舍從違之殊而得罪於儒家宗黨者不少幸須少俟職名之遞蹤跡異於今日則敢不敬諾敢以此奉告於遣來章甫伏想歸報於諸君子而時烈幸免譴訶矣惟是之望

答南宅夏　張始顯呂必寬　壬子四月

病伏中遂承僉賢惠札已甚感戢況示成先生一大奇異事又蒙不鄙要與商量事宜既甚驚歎爲之廢食與寢而又有不敢承之意則尤切悚恧之私也且

以爲古人以爲此等事惟直哉惟清之人然後精神默孚而有以接於身心豈僉賢眞可以當此哉而倘靡先生明神毅鬼萬世不泯則又焉能數百歲而誘諸後人之衷而顯明於章甫揖讓之間哉抑未知所謂嚴吏豈是係緒寧越者耶當　魯陵運訖之日露置路傍莫有敢收視者郡吏嚴興道往而臨之取官奴之棺斂而高坎焉己卯諸賢建議崇奉者卽此也今嚴吏若其子孫則尤豈非異事而縱使不然以嚴而其　君自棄而藏又以嚴而其臣自幽而顯亦非偶然者矣頃在戊申賤臣常達興道事而請加褒錄仍訪問子孫則蓋有之而不甚分明常有歉於心

者矣今此吏果是其裔則因遂録用似是其時未知如何別幅猥以小紙批納如不當理幸毋惜因便教回則亦君子牖迷之盛心也時烈衰老垂死仍以大病死道非一而比二年尚免溝壑踰分甚矣尚復何喻

別紙

下問凡九條其一補其趺之缺失者恐不可已其二其三所謂改粉改題者竊謂凡神主塗粉蓋爲後將洗去而改題也今此則永因其舊使百世識其當初真蹟似宜只仍舊畫而更加點化俾得分明如何歐陽公於王鐵鎗真簇因其點昧而曰懼失其真先賢

之愼重於變古也如是矣其四所謂更爲奉出時多士聚會備酒果操文祭告者正合情文益歎僉賢之高見達識也其五其六所謂陳章請祠　不許私建者其陳請豈不是正當道理況有當時有萬世忠臣之　聖謨而　皇朝卽許崇奉方于兩臣此更無可疑而只同春曾以此建白而見阻見阻之後私建有所不敢愚意不若依河先生例不請而私建於洪州老隱洞先生舊址設位牌俎豆而奉置神主於位牌之後略如神主後置魂帛之意似或寡過矣河先生祠在善山有旌軒表章文字刊行於世若徵於今淸風府伯則可得其印本矣又有一事先生舊宅在老

隱洞至今不毀庭有老梧乃先生登第慶宴時懸鼓者也今西伯按湖西時欲立碑以表之託愚以文字文字旣成而西伯遞歸故未免中輟如以建祠亦爲不可則以此崇奉於斯宅如上所云未知如何懷德有朴先生遺墟同春之請旣見禁切則强而立祠義不敢出故只建碑而立屋以庇之旣有屋子則欲以紙牌春秋設祀於其裏旋卽焚之今縱不如善山例若依懷德爲之則神主非紙牌之比而舊屋尤魂返之宜此恐爲典要未知如何五先生同享亦甚有義意益令人感愴也嘗聞朴先生子孫享祀於先生夢有五人同饗自後必並設云此雖難準信亦恐有此

理也若然則其七其八所謂外裔云云正不須論說而外裔以鄉里諸生同其修守有何不可至如埋安之說則非惟心有所不忍言實不忍於此矣雖或有爲此議者竊意僉賢之終有所不聽耳至於露梁諸墓則姑財以傳疑之義似可雖或可埋而何可埋於此耶因竊有請於僉賢也露梁之墓固難硬說而實十八九眞實矣而竊聞向者因朝廷毀去僭竊墓石誤打其一墓之表此甚驚駭者願僉賢亟圖其更竪如何如何其九所謂朴參贊神主曾因朴姓人行狀知其先世實先生外孫故昨已仵書以告之渠必有所處矣竊念先生神主既啓之後因復埋置地中久

其時日實所未安須亟奉安於洪州舊宅而以竣論議之定如何如何付之尼山人使之奉往亦無不可也

答南宮惠伯　迪別紙　癸亥正月

昔在　顯廟朝此間章甫有文元公先生從祀之議同春不勸不沮愚則以爲文廟從祀是莫重典禮也豈可人人輕易議之哉崔文昌之不可惟退溪言之而人莫不信之靜菴退溪之爲可惟栗谷言之而人莫不信之栗谷之可合惟文元先生言之而人亦信之不疑矣乙亥兩賢之議亦失於率爾至今異言昌熾今又添此一料益其口語奚可哉事有義可而時

不可者矣其議遂止旋又自以爲崇奉之論起於章甫而只計利害敢爲沮止其在師承之道何如也常自罪訟於心矣逮夫辛酉　下詢之日既對兩賢事仍略陳自訟之意矣今湖西伯道源令公則猶以提起爲可嫌此亦是矣壬戌之疏亦未免輕舉而館學終不應其痕迹不佳而今日諸賢之舉雖出於大公至正之誠心而論議不咸館學漠然不應最晚應之而亦有立異而出者是則諸賢之所以尊之者適所以羞之也縱使得遂其請而享於聖廡亦與嘻爾蹴爾之食何異世衰道微人心不淑賢者之廢屈理所當然顧何必强與之費力以與彼相角哉吾先子節

義被　仁孝兩朝之恩奬至有追典故此鄉章甫將以酹享於鄉祠此實出於公議然以不肖之無狀也必有言于外人故敢力止而止記曰先祖有善而不傳不仁也今日不肖之所爲雖近於是然與其尊享而有言不若無尊享之爲安也鄙見如此故於先賢事亦不欲强與人相持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答鄭汝灌

聞問久阻戀思常懸即奉來書甚慰此心此間事病外無足言者祭文神思衰落僅僅草呈取捨之極惟在貴鄉諸賢之鑑識耳惟是張節度見奬　皇朝事在所稱述而遍考攷事撮要則未見焉只　嘉靖癸

丑倭賊與中國客商等到龍媒官軍生擒倭賊與壬子被擒之倭順付冬至使奏聞又　嘉靖丙辰倭之犯中國者與其所獲中國人華重慶等漂泊于全羅道又被獲于邊將而奏聞　皇帝前後皆降奬諭皆賜邊將等銀兩紵絲行狀所稱恐或是此事故略言遠徼　帝聽而亦不敢深信極是未安處也幸與其子孫更加詳訂如何位版張節度則當書某官栢冶張公朴萬戶則書某官朴公而神位二字不必書蓋其題版及奉安節目當一如書院之儀而與祭人則無論文武老少皆無不可矣如何如何○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卽沙門

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

答金天挺

不憂軒遺稿序文至遺紙地以速之鄭重之意何敢孤也第略看一過可疑者甚多以大者言之則　本朝政事未嘗以聞於　皇朝而今曰以舉逸民丁某上聞于　天子云云則未知有分明可據乘史耶若以爲入於　文宗請謚之狀則容或有之而今此云云則似若以此事特聞於　皇朝者然似甚失實矣文宗陵乃顯陵也顯陵無碑而今曰　陵側樹碑而稱舉逸民丁某云云未知何據而云耶○睿宗大王在位只一年也而今其墓碑曰　睿宗五年授正言

云云此尤大段難言不可以聞於人者○大抵遺稿與墓碑所載不可徵信如此如此而猶敢作序則作之者與有罪焉以故本稿與碑文及來紙還封以納幸乞諒察如何如何○崔文昌持論之士或以仙道疑之然國家祀典甚隆何敢輕議申公晚節或者頗不能滿意然既是己卯之人則祀於遊宦之鄉烏可已乎至東西配侑之人則一鄉之所崇奉必有過人者而此聞見孤陋何敢議爲若其以申公主壁而以丁公配食未知當時抑揚之論果如何也抑以大節論之則申優於丁而然耶事體重大非末學所敢商量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八

書

答李立初 世基 戊子十二月

曾拜辱覆謹悉示意慰瀉不容言頃聞僕馬經過清鄉恨未得拌接英音即惟殘臘侍履學況並佳生憂苦催鬢悔吝填心將無以見朋友也圭菴先生後事鄙拙無復有下手處徒費煩舌不得已出於上言之計倘蒙擔荷指揮俾之有成子孫宗族並受不貲之惠矣 行幸絶稀誠可慮然但慮無人豈無其時者眞是至論也專恃專恃千萬適擾只此餘祝迓新介福

答權次仁 惟

來書多荷第有相訪語壯哉力量也其有所恃而然耶然不可恃者人情也亦可商量也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所諭極善極善只我 孝宗大王必已表此心縱靡皇天后土亦何傷哉然亦未有 孝考臨之而天地不鑑者也然勿以此語人也不知者以爲自明也五餘伴去此栗谷先生遺法也

又 己未十二月

前後二書今者併至慰瀉亡已此中事何敢形諸紙而來書雖感至意莫或有相累之端耶防禁稍解之示傳者妄也聞偵伺交錯故統帥愈往愈甚今茲來

札亦因粮道而至粮便之衣領馬鞭無不拆見故子孫兄弟之書亦只有安否二字及米幾斗布幾尺而已先狀在髻時聞有搜探文書之意已送還而聞略滯於中路早晚當依命也

答崔巨卿 碩英 丁卯正月

垂死病中遠承問書其爲慰荷何可勝言惟此無狀猥辱師友之奬出入溪上克有年所今爲八十一歲人則當時朋友無有在者子然孤居無與共討江漢之思則只有悲歎而已惟幸有左右聞問不絕感舊之懷不能已已擁衾口呼不能究宣

答黃廷老 世壽

日者歷拜遑旅困倦不得說話昨者遠送李友於空林盲雪來歸疾劇無聊忽承仵書甚慰鄉邦之心也鄭相不但三朝元老當或人疏以建儲爲請而萌孽士禍之際此爺一言以折之大有扶護之功矣今則殆有龍亡虎逝之歎矣奈何奈何

答徐君石 漢杜 乙丑十二月

病臥空山意緒悄然忽拜來書如得隔世消息驚慰倍品浦渚文字不敢不盡心蓋僞儒致用不本於學真所謂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者也老僕常以此慨然故於此深切發明矣光甫知之故其書極用贊歎矣惜乎旋即下世不復商量其疵類處也今欲以草本

呈稟而孫兒疇錫藏弆而供仕於朝試討其所在處如何

答朴景初 尚玄 乙卯三月

曾蒙不鄙猥許誦其所聞以資講論之末爾後病蠹窮谷自去年以後又長在吏議中不復冒貢其愚則所與酬酢只論桑麻問菖蒲而已常自耿耿於中矣不料嶺海千里之外遠賜垂札存問死生至如詠菊一絕頓覺清香襲人誰謂陶先生風韻落此禦寇之鄉也竊不勝摧謝之至也此爲臣無狀罣罹文網今日此行已晚而猶輕矣然如欲詳言則恐添一案置之不復道可也前日形而上下之說尚守前見否程

朱之訓自不如此故曾進妄說能不見惟否大抵所見有所未透則講其所疑固無害也若只任己說而揮斥程朱則其流之害將至於猶天而不可遏此不可不知也僭易及此不勝惶恐伏惟恕諒

又 乙卯七月

來書縷縷不但矜愍之有加其所以警誨者深則感幸之私何可盡喻今茲所遭視時輩所論尚是輕典豈待時而後逞耶無徵不信之諭謹悉雅意夫前後所論不可謂無徵而只是不信非惟不信又因而嫁禍此實古今一轍無足惟者必明於萬世之示心竊自哂也此豈所謂今年雪裏凍死而付大椀不托於

別人者耶形而上下之說今又承猶未釋然之教無任瞿然之至此不須更費說話只願姑以是己非彼之心權行倚閣而徐究程朱立言之本意則必有渙然氷釋之日矣何必汲汲於一朝而歸一哉先賢所謂一事未透別換一事眞格言也至於稽天不遏之說今不記當時遣辭如何但以語脉觀之則不信程朱訓說而自立新語則其末流之弊有同洪水之稽天而不可遏云爾此豈有激而言耶今日媒成士禍者自少必爲驚天動地之說以自異於程朱揚眉瞬目誑瞞衆生愚嘗不自量而力加觝排矣其學術之弊轉而爲章韓之禍矣愚之當日之言是常常說道

於其人者故慣於口而滑於喉於左右亦不覺其流出而妄加之矣追思驚怕蓋不可復贖也雖然此說雖失於左右而大驗於其人今日之禍何止稽天而已相去正遠無由面論徒增悵歎而已

又丁巳正月

襆中得前牘十六日惠書其所以提諭愚迷者多矣然前日復書亦何嘗以往復句語敢有不相悉之意耶至於侮程朱一疑則此雖愚昧亦豈敢以是而疑高明哉曾見悖理傷化之人自恃其些少精神妄斥程朱之說而自立己見浸淫頗僻遂至於無所不爲其爲患害豈止於洪水猛獸而已哉竊嘗憂之而不

欲他人之效之也故每於朋儕間戒之又戒而不嫌其瀆也前日奉答高明書雖未知其說之如何而不過泛言流弊之不可知而已今承來示還爲悚仄也然於義理之辨則亦有說焉雖是古書之訓而於吾心有所疑惑則固當問而辨之思而察之以求其無所疑然後已焉者此實善學者之事切不可畜疑自欺終至於闇黮而無所知也此與尊信聖賢并行而不相悖也斯義也朱夫子屢警於學者而愚之誦習亦久故敢以爲獻幸以爲懿文之一助如何此自去歲秋冬來宿患轉苦隔死如隔一紙而竊聞時論益急豈肯以此七尺之軀讓與閻羅老子哉然斷置已

久此等事亦覺悠悠爾病間之暇尋閱舊書漸覺有味而只是精力衰耗前失後忘甚恨從前虛負好光陰耳時序向暖緬祝加護自愛日有新功也

又 丁巳 六月

四月廿七日書不保其傳徹矣今承褫中垂翰知其得免浮沈而仍荷寬譬之語意甚鄭重感戢之至無以言喻朋友講習自是道理而況今世俗尚科舉之外知有用心處者鮮矣以故每得來書輒欣然意惬樂與酬酢雖或來說有違於先賢者亦極言竭論不以獲譴爲懼也今承前月所問時未見答之諭不勝瞿然之至豈或浮沈而致然耶今玆別幅所論庸學

通書之旨微妙精深此非愚昧所能窺測者然間有所疑於心者故略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者録在別幅如未當理幸乞因便回教第有一說敢以仰質夫周子之書精深簡奥未易窺觀故朱先生嘗曰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近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今據此說則是書眞未易讀也高明胡不先就程朱諸書義理明白通暢者熟讀精思使有浸灌浹洽之功然後始取是書而讀之耶若是則其所謂宏綱大用條理意味將次第分析而無所疑矣朱先生教人之意每如此故聊以奉誦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也

又庚申正月

士述傷痛何極日者文谷以書告訃因言其志行之出常而慟惜不已亦可見其見重於大人君子矣未知後承幾何而有能繼述者否文谷又言嘗因士述聞李潑母忌在某月某日則是松江遞委官柳相代之之後而今之攻松江者乃以潑母之刑死歸之於松江云云未知士述之所以知者有明證之不可諱者耶今之去己丑未百年而已亂其實迹奸黨之舞弄可謂罔極矣潑母之忌可能審得其日月耶此事鄭直長混源不可放過者也

又癸亥十月

伏蒙不鄙還賜教答商量理致又許賢胤遠來深谷與同蔬菜此盖古人之事而執事行之不勝欽仰只媿此漢不足以當之也朱子大全曾學於師門或有一斑之窺竊有獻芹之忱矣今承　聖旨諭以校進盖將見之於行事世道幸甚只緣賤臣精力衰耗加以貞疾呻吟之暇未能專一下工恐孤　聖意日夕皇恐今得胤氏來會庶幾有濟喜幸難言所諭性命之說朱子果有前後之說然此等雖以子貢之高明猶未聞於初年可且權行倚閣惟以收心退步分寸蹉攀爲事以俟數年後得之恐未晚也方與胤氏商訂下問之意當從後仰稟耳

又丁卯十月

七月晦日書今朝始得承拜別紙下詢三條內三條已於前日書具稟矣今玆需卦初九象解之誤來示是矣大抵諺解之誤有不可勝數者而讀者承謬襲訛莫之覺悟甚可歎也侵侮先賢甚關世道此豈人謀所及哉且聖賢之道知之不易故雖以孔聖而猶不免叔孫之毀桓魋之逐矣至於節義之人則婦人孺子無不敬慕歆尚而今日則爭以疵謫爲能事未知時俗風習其不至於夷狄禽獸耶此志士仁人之所以隱憂浩歎而不能自已者也然此可與讀書者道而難與俗人言也今感執事之諭及敢發其老悖

之言不覺其大犯時諱也歲序遲暮只祝靜裏起處益加珍衛

答奇子亮 挺翼 己酉七月

去歲逆旅之拜實出望外爾後心常懸慕而相去甚遠無由奉尺書以候矣今茲官衙傳到惠札幷前書別紙其所託重之意誠非賤陋所敢承者奉讀徊徨不知所以爲對也第以所嘗聞於師友者則孔孟之後此學不傳其在經書者又奥玅精微後人未易窺闖故雖有有志於學者而莫能得其門而入矣自朱子闡明之後則精粗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坦然明白無纖毫可疑今之學者只當守其說而不變循其序

而不躐則隨其才之明暗而所至自有淺深矣不必更有論量議擬之功矣今以賢者之高明篤實而不此之爲反欲借視於瞽借聽於聾則無乃爲傍觀者之所笑乎賤陋於是乎自不勝愧汗浹背也至於奉養之道則賢者豈真不知而有此云云耶抑欲試之而觀其所知之如何則亦不敢終有所隱矣孔子謂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懽斯謂之孝人子之道孰有加於此哉然朱夫子嘗歎親年益高生事益寥落於斯二者自可斟酌商量而有所處矣非可以問於人而亦非人之所可知也如某於斯二者終無一毫仿佛而今則孤露餘生無所逮及只自銜恤而已今承

來諭涕淚汪然尤不知所以爲言也未有面討之期只祝暑雨侍奉增慶

答沈德升 梯 丁巳二月

前歲臘月敬承至月十三日惠書如得隔世消息慰豁何可言第辭旨鄭重時有不敢當者此爲悚仄耳至於君子出處之道蒙陋如此漢者尤非所敢知者然昔從師友間厠聞其說之一二則量時度力相勢揣分以爲去就之大綱而其間亦有隨事斟酌沈淪下位而不失其正者非可以一例斷定也惟其素所抱負可以挽回世道轉移國勢者則不敢以天降之任埋沒草莽而出當世任者此則程朱以上人是也

下此而窮居求志者如欲寡過則如來諭所謂貧賤而不敢有當世之志者其庶幾乎在平世猶且如此則其在亂時者其義又當自別矣仰感下問之勤猥誦所聞不勝悚仄纍人負犯至重尚保腰領聖恩至矣他又何望近思釋疑初出於守夢而未及脩整者也其後鄙拙與若干儕友猥行參訂而適會羅海州迫於刋役徵督甚急故草草寫去其間差誤必多每甚皇恐矣今承諭及采增愧懼

答尹公舉 以徵

日者之奉未獲款晤迫令悵恨忽於無何承拜尚書慰荷之極無以盡言所諭云云揆以情理甚善且美

然非尊誠孝何能思量及此讀未終行不覺感涕交
願也第彼二先生神主自京邑來止下縣事體非便
不若敬奉先生神主會於一處共成縉儀之爲尤善
也如此則誠爲百代之光耿而於世道亦豈不益爲
昌明乎第未知諸大臣之意如何耳

又

猥蒙不鄙游賜下詢實深悚仄大抵此事義理之恰
好者而左右思量及此殊非人人之所及既蒙洪氏
之諾則吳氏家亦豈有持難之意但慮末俗喜乖或
不免異議橫生則殆矣第議於大臣行之如何三先
生志同義同立慱之時又同則同日同處同受　恩

命何等光耿其合並殊不如京裏之宜而彼二氏家既已肯許則雖於下邑恐亦無妨惟在博議而善處之

答尹聘三 就 甲 丙寅八月

蟄伏窮山與死爲隣忽逢令胤仍奉惠札有似面承譚晤慰不可言所諭仕宦之難誠如來教今日勿論中外無不如此如欲少加何問則謫責立至故因循放過者堇得保全此所以栗谷先生有上自三公下至叅奉皆有欲去之心則國家治矣之說也無緣面諭徒有嚮往而已

答趙汝常 持恒

耑指遠來承拜惠書始審又佩南符慰瀉不可言先王考大爺文字屬草已久而病思衰落不足以形容盛德之萬一不敢遽爾寫呈且又有一事頃得京裏一書有所云云既有所聞誠不敢有隱於左右別紙仰稟未知左右亦嘗聞此言否以此復爲趑趄亟與宋炳夏商量然後乃敢奉呈草本矣

別紙

比因人聞一種論議則以爲尤丈於鑵以改註中庸等事斥絶之既嚴至其黨與亦甚痛斥以是輾轉致有今日之事浦渚趙相亦於大學改註至曰沉潛三十年不知朱說之是愚說之非也其爲說

若是則難免非責而拒闢之事終不加焉今於墓
道文字贊揚無餘則鑱之黨與見斥者其可服罪
乎或已撰出則還推減去似無彼此取笑之資云
云此說未知如何既有所聞不敢不仰告
才得此紙極用皇恐徊徨矣三昨金萬埈君平自外
來傳所聞則與京來之說無異此文若出必有一場
紛紜以增斯文之戹不是小事也再昨招宋炳夏商
量又更審其祖考所撰行狀則記先老爺雅言以爲
孔子之後集羣儒而大成者朱子也其功多於孟子
云云若於大學果有如言者之說則其雅言豈有如
此之理耶以故使炳夏搜送刊行文集則歸報以不

得極可歎也此文有論學大致又有發明栗老事極其分明其有補於斯文甚大故不敢不盡神心而又忽有此碪斃極令人寢食不安也大槩此文姑不以示人只與光甫令公往復還以見教如何

答趙禮安 持憲 戊午正月

逆旅逢別倏已四載愛慕一念未嘗少弛玆辱崙書存問死生且以延陽相公文字俯與商量區區欣幸蓋不自勝竊念此文之作在壬寅之歲當時諸家以此相託者猥多一向兄迫不暇詳細稱停草定之後以質於同春兄蓋以蒙幸於相公而詳其事者莫此兄如也此兄亦且放過不以指疵而本家子弟亦無

所言但以辛卯獄事一節未安要使黜化而已去歲星山宰李時顯氏以其所舉白沙公事爲不無爽實者不勝瞿然然不敢擅改更稟於陜川丈而修正矣今玆來示又如此自愧謬妄殆無以自恕也謹依來意鐫動其一款還以原本呈納如復未當更以訂示如何陜川丈何故遽至於斯忠孝舊德零悴至此此亦關時運奈何奈何時烈至今無死實荷　聖德天大日夕感泣遙自祝延而已第聞相持者益急將不但已只得靜俟而已

答安世休　相萬　甲寅正月

卽於便中承拜至月望日書傳致雖晩而喜慰則深

矣且審方有大學或問之功此書既通則餘書自見有填補處矣且承喜怒乖節之諭足見用功之密矣如我空疎何能窺其藩籬也且古訓云能知其病者已是能治之藥左右已知所以治之者矣何必問於昧方之人乎抑聞東萊先生始也嫌飲食不如意至於打破家事其後得夫子一句語遂終身無暴怒朱夫子誦此以爲變化氣質法此言當深味也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愧悚愧悚此三冬大病一息僅延他不足言

又 丙辰二月

久稽謝覆想蒙雅諒伯氏誰教食橘之謀定省雖曠

天不生梅州運判則却無他處矣彼地中之人未知以紹聖自慰否今而尚在則與伯氏只論參同否凡百不可知耳此鬼事日迫無可說也

答李至道 東魯 己未二月

欲知何事有此問書耶苦無可答也第多苦辭將儕輩皆憂而獨欲不憂耶此與孫兒對看古書至會心處輒欣然不知刑禍之逼來矣然勿以語人也

又 丁卯九月

日者逢晤每發於夢寐今茲遠書遽到積戀之中無聊老懷不覺開豁以慰也此病日益甚長委枕席樂否可知也老先生別集未安處刪改正不可已若欲

因此作行則便可行矣何用遲疑等待也朴參判所編果有別集外集矣別集則蒙諭已見外集四冊見在此中早晚見過可與商量耳前日洛中所送云者是別集也尚未還來矣時事不敢言惟畏齋乘船溯峽已還山居矣

又丁卯十一月

昨日主客俱病不能說話可歎夜來族況如何別集末卷今曉略校十板註誤已多此卷決不可不全改須於金領府座前從容商量如何成尹所記非欲其刪沒似當移於牛溪集附錄此意詳議於玄石如何別紙所問詳示之亦以言於主人也

答洪施仲　遠普　庚申七月

海上時追思先大監易其有極每謂先大監而在則當費幾番憂歎幾番周旋精神必耗心力必竭矣及至今日又以爲公私喜幸必倍於餘人矣今茲意外獲拜來書愴舊感新無以爲懷此蒙此赦還　聖恩如天感激圖報萬死何忘適值大潦逕路四塞忍飢空山雖非樂事耳不聞鄉里紛紜意緒稍安所惠四種救此飢乏渾室之稱頌至矣而只以遠勤官价爲不安耳

答李子正　成朝　己巳二月

忠信不足仗風波良可怕書外有所贐韋居士不得

專美於前矣

答朴子咸 尚一 戊申九月

清霜沾石歸心日切君書又攪此心恨不得腋羽而奮飛也第其餘云云則非笠下所當言豈野外所當聞耶惟君只俯首看書惟我只舉足南歸則兩得之耳

答李猶龍之老 辛酉正月

來書深荷老拙狼狽此極益思亟歸山廬不至久誤大恩也左右比讀何書也竊觀京華諸少全不看書只事是非時政世道甚可憂也然於執政則不爲無益也

朝夕鼎鑊之身嘿嘿於幽囚中矣此時一字書當不翅千金況連紙縷縷引用句語有非賤陋所敢當者既感且悚無以爲喻今日事斯亦已晩而亦進退無據矣豈有論人以亂逆而反爲此失出之議尚置在地上耶然則前頭事亦有不可知者矣然其實亦非章子厚之所爲也示諭醉琴先生其志節道義自有軒天地貫日月者矣何待後人之揄揚耶只後來之人自不勝其景慕之心略以寓於遺跡之所在耳至於譜牒之收拾亦以先生之不可忘而略致其力而已古語曰愛其人愛其屋上烏況於先生之祖先宗

族耶只恨在懷者如世振等事力孱劣只有生本一件而無計刊出是可恨也所欲言者遠書不敢漫及○醉琴非先生別號先生壻宗室之號也此宗室於先生所寫千字書標以其醉琴印章而行於世故世人誤認爲先生號其千字藏在大丘朴金山家矣然行之已久今不奈何矣

又 丁巳正月

來書縷縷甚荷不遺數年內相念雖深然亦不料所遺至此也第視漢末東京之禍則有間矣且竊惟念此時火色如此而士氣不衰湖西數邑之士相率發文以斥廢 毋兒徒而方引頸待刃云奇哉奇哉此

豈非我 孝考明天理正人心以培養斯道之致也古人以身困而心不失正爲亨泰今日事庸何傷乎甚爲諸賢讚頌也物格知至及祭饌說別紙批上如有未當因便教示賤疾一向危苦彼炎瘴窟裏而如紅玉者果何人哉無緣面談向風馳溯徒切耿耿

又 丁巳十二月 六

朋媲遠方聆翁夫子詩也況此蠻鄉鬼蜮之與處者乎茲數月來不堪送後之思也忽於官便復賜問號其餘寄意極其鄭重自顧鄙陋無以堪此只增慙恧而已文昌之從食聖廟誠有不可知者抑以當時天荒未破之前能以文發迹至與中朝學士能相軒輊

之故耶若在　本朝則其取舍必有在矣至如爲學工程所諭極正當朱先生於此書盡其一生之精力而見學者必使之熟讀精思此豈欺我之言哉其讀時浮念之起此學者之通患然能知浮念之爲病者已是能去此病之藥石旣知而持之以敬至於純熟則忽不自覺其消除矣若只合眼而坐以此爲持敬之功則眞朱子所謂靜處有而動處無者也此不可不知也塲屋云云此何足挂齒牙間也河西行狀誠有如文谷之所慮者矣昔魏元履語觸近習而朱子不以載於墓表而曰恐貽丘壠之禍況今與其時又加遠矣而窺間伺釁者遍滿中外何故授人以隙以

招大禍也更扣和叔取此申生一段略加點化則似好矣以汝立爲非逆是蓼虫之不知辛者也此何足恠哉曾有人見其所作文字則亦以李适爲非逆云矣然此是彼中諸賢日後之責也如何如何疾病甚苦未免倩草娓悚娓悚

別紙

朱先生嘗曰讀上句時如不知有下句讀下句時如不知有上句其於上下句間猶且如此則其於彼此書尤可知也然專讀一書氣倦意閑時略看他書以新意思亦不妨何三屛去他書不與相近耶但須不問何書只讀時心神專一可也

答李汪書 善溥 戊午二月

去歲文字深感不鄙亦以訥浦之紹介有難孤者故略叙鄙拙以爲覆詆之用矣茲蒙千里崇指惠以前後兩書寵奬浮實尤令人赧渥也仍審閑靜之中有以自適想日有所得妙心而人不及知者矣纍喪威之後添以新疾雖微外食自料在世無幾矣困亨之諭如愚之素無識量者何敢當此記昔文正公金先生之迫入虎口也人謂有定力則文正笑曰正如緊縛人四體使不得動搖而下杖曰此漢善喫杖也此雖文正公自掩之戲語而如愚者誠實如此矣然如此說話亦不如不爲之爲愈蓋王夔爲工而陷入於

大逆之科者有之今日事誠爲可怕也來紙依染以還惠味三種皆是東表所無有同淮北人之護橘也餘祝益懋浸灌培養之功以慰士友之望

答李泰仁 鳳朝

罪人自得罪以來簾離塞兌作一希夷第有若干兒輩爲收骨從來者不爲無人故或有過者衝簾而至則亦不無酬酢之語矣乙卯歲有客來言某人於狗洞往來甚昵至以酒食相饋答者曰寧有是理吾雖不知某之爲人而某是誰人家子弟耶寧有是理客唯唯而去又有後至者曰某於場屋對策尊尚連人以得解額故李伯祥作秕糠書矣答者復曰寧有是

理其文自足如拾芥何至爲此以僥倖也客曰不信吾言第聽此文仍誦其十數字答者默然客去後祖孫相語曰今日所聞似不虛矣不待三至而可信市虎矣自是以來果不無慨然於心矣去冬南生有昌來說高明情摯於文谷相公而渠亦蒙幸不淺心竊以爲易有不兼與之占豈有親厚於狗洞而情摯於文谷之理乎無乃前日二言果不可信而輕信之耶自此雖有讒薛之傳而亦不之信矣今者高明遠垂專書復以別紙詳喻前後曲折益令人洒然喜不自勝也昔在慶元年間朱先生受逆魁之誣而猶於朋儕間見其樹立則喜見於言見其蹉跌則不勝咄嗟

或直責之或因人規之此豈非聖賢無物我大公至正之心乎高明繼自今果能處穢不汙如亭亭之蓮卓然自立如巖巖之山有如來諭之云則八字之屏不足寓目而益有光於前徽矣如此則前日妄議者將愧死之不暇矣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答金美仲 洵 別紙 丁巳十二月

時事到此流金墮指益思衰葛而其如九原難作何沙川哀支勝否某人致賻傳者有異同難得其眞直卿兄弟亦無蟋否門中有此二人美仲可謂百不憂矣然子猶不得以告諸父矣惟冀美仲之自勉

又 庚申閏八月

今月初三日書奉讀以還不勝欣瀉其人竟伏顯戮餘人莫不稱快而如我者自恨知人之不明與之相親最早而甚深自今思之有同以朝衣服染污於溷厠之中也伏想先尊丈與伯氏之靈亦必如此而來書曾無一言及此何也此意略在心中故不敢有隱耳此深伏山間追省愆尤有非歲月可改回首茫然若無所届加以精力耗脫尋理舊書皆成生面奈何奈何吾友見看何書必有日新之功不得相觀則悵歎而已

答宋明叔 奎炫 己未正月

見書後歲換新舊綿惟侍學增慶此間病與齒添無

可言者泰卿每念其寒苦之狀無異在己也世無韋
居士其亦奈何其子冠禮南宋將亡也尹穀猶行其
子冠禮於圍城中今其父之在謫視彼時豈不有間
而泰卿之好禮亦豈居於尹下哉

答金澹虛之白　己亥二月

戀邈之懷未嘗少弛去冬因固城丈見訪替聞動止
深以爲慰千萬料外玆拜惠書如奉談晤感戢無以
爲喻僕去秋忽聞　聖候違豫中下問章皇上來輾
轉狼狽公私無補憂懼度日朝夕當乞身而歸矣來
教縷縷俱是有才德龐拳大踢人事極非淺陋所敢
聞者執事於是乎失言矣且不無小小願忠於　聖

主之心而做時說時人心我心一切不同奈何奈何
執事者牢守東岡極令人歎羨無緣面悉臨書依然
又丁未四月
前冬草草奉復每恨書辭拙澁未能傾倒今茲褫中
復承手帖縷縷盈牋無非警誨之語三復玩味幸荷
無任蓋念世道日偷人以此學爲諱眞商者而惡說
居貨也今來書句語皆自程朱文字中出來此豈今
世之所有哉旣深敬歎又喜如吾友者如此硬着脊
梁使此等說話浸染於世人之耳則人漸不惟因有
好之者矣所關眞不細也時事置之勿復道也只所
恨者日者妄有所疑於心因祈免職名略略說及矣

不謂其後事遂翻瀾衆賢奔播舉國駭盪此事雖不敢謂由我而致然不合復開已噤之口而涉跡於其間也無益於事而有害於身若使觀變玩占者當之必不如此也從此知戒或收桑榆之功耳丁友所託苦多事且有老姊疾病無暇草率副急幸左右者相與商量其可改處一一回示如何未涯奉際清和多愛

答韓處定 碩輿 辛酉正月

國哀隕慟何極黃山小別倏忽二十年矣中間人事無所不有北垣南徼信書難通理勢然也今來京洛蹤跡尚不能安三出郊外今復入城只如思山之病

鶴也此時遠承惠札縷縷別紙尤荷眷私至於遠訪山棲中路虛還尤令人感且歎也五行比類之諭可見高明之該博也然拙者於此等事實所昧昧故不敢與之上下其論只思不出位謝病還山等教實知我而愛我者也敢不拜嘉至若江山美惡捨東就西之諭亦陋拙之所聽瑩也懷鄉固丘墓所在瞻依畢命之所而弊性偏愛靜僻故亦不欲遠舍深邃之山谷而坐在四通之衢路未知高明以爲如何早晚南歸倘或相對則可以穩討多少病深且撓不能掛一統希恕諒

答安應龍丁巳二月

歲前書欣荷至今歲易春闌僉候增祐竊聞振發正
論以扶倫常其爲世道之光者何可量哉然大禍之
至則可立竢竊爲諸賢甚憂也然已發之矢不可追
止只有任天委命而已

答朴執中 守欽 乙卯十月

僉書開慰此疾因水土漸覺有加勢所然矣任之而
已疏議此不敢與知然與其率爾而取敗毋寧不爲
之爲愈此可籌度處也二三大家事係先誣必不恕
然而今日事勢頓異常時亦未知得力與否也凡百
須十分商量要於萬全可也且念此等事必先以惡
口相加極非士夫之善行彼雖無狀切勿相較也清

心二九送去須補於嘗藥之際

答延茂卿 最績 戊辰八月

遠奉問書知有色憂奉慮無已此以小孫疾劇煩度日已病雖苦有不暇顧爾疇孫並家屬來歸已久矣朱子以讀書有疑爲難今承節節有疑之示此亦朱子說而眞到此地位誠難玆爲左右者喜幸多矣然更願精察於讀下時審其果有疑與否也華陽欲歸有日而疾憂如此不敢生意何歎如之問目猥以瞽見答去其未當處還以見教幸甚

答高處中 斗經 庚申正月

戊午二月己未至月兩度書一并承拜此地故舊書

札非鬼傳神致不可得見也未知何由有此奇特底事也第聞賢胤遭無妄之災原其所由則莫非此漢之故眞所謂孽自己作空汚良善者也范孟博云滂死則禍塞今日只恨不死而使不測之禍連延放濶靡有止届也奈何奈何然古有庾遼將軍求被黨禍而不能得今之將軍不求而自至豈金慕齋所謂漢之八字甚好者耶無以相慰發此謔語豈吳夫差溺人必笑之意耶只可一捧腹也

答權君度 撰 兄弟

非意承書如奉談晤何慰何幸此杜門空山朝夕待盡此外何喻惟是 恩旨荐下極用隕越耳君敬西

遊之諭未知是幕職耶或是小行耶由前則必以鐵腸石肝自礪由後則氷清蘗辛豈足爲君敬相勉哉比來新聞驚心輒斷京裏書今爲鄭重之問敢此破戒惟冀恕諒

答金潭 乙卯十月

自哀在疚一念常勤每恨不得一造廬下以候興寢之狀自來癘土尤切耿耿忽於褫中蒙賜問札知已經再祭餘哀未忘如得隔世消息也此當夏極熱顚頓二千里初來猶可展書看閱矣八月以後疾病大作朝夕難支此蓋水土所傷無藥可醫只俟歸盡之日耳幹乙支卯兩禍合一之諭此不敢當彼兩禍所

丁是何許大君子也如我者雖百千輩駢首就戮何異蚊蚤之生滅哉只此幹支在慶元之歲遯章見焚大禍已始而　本朝諸賢各占其一以喪其身此何異焉相見無期惟冀節哀順變以副遠誠

答金鈇　戊申十月

萬義之拜已成十年事矣今見賢姪且拜惠書承說及鄭兄不勝感愴而涕隕也此兄平生猥以知己見許此亦妄託於松絲之契矣今遽至此何處得來其平生言行已託其從孫涴氏收拾以示既見示則趁當編次以付其稚孫耳仍念此兄與人寡合其死後稱道者鮮矣今見來諭極知尊高義非末世之所有

也

答鄭混源 沺 乙卯五月

自聞仁弘之說復起不勝痛憤意謂若不獲明辨左右必拂衣而歸不欲與此人輩比肩也卽拜褫中書知此事尚未出場未知何以爲心耶此中事不須問生則生死則死而已只如此而已耳惟是缺國之憂則孤衷耿耿九死而不泯矣

又 乙卯七月

鄒聖稱大聖以進以禮退以義朱子釋之曰三辭而進一揖而退又朱子一生所執惟難進易退四箇字時君亦以此褒美之今者其人非斥朱子而一切反

此四字大小相師雖推之使去而不去或乃叛去父兄師友諂附其人此風已成甚可寒心前日來書執先誣有欲去之意甚令人神醒以爲先輩風彩獨在於左右也第未知將一番訟寃被罪而去耶抑將拂衣徑歸不與渠輩相接耶切欲聞之矣曾託一少友録送鄭介清己丑事矣恐或未傳復此申奉矣此中事何須問而知也第感至意也別紙尤荷尤荷

別紙

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以鄭介清與逆賊游山之說傳播道內之故盤問羅州一鄉則座首掾屬鄉校堂長辛彭年等皆報以的實以上狀啓措語臺諫請拿鞫上

卽名之介清供辭曰臣前爲校正郎廳時與逆賊數日同坐相見而已前後絕無相通之分云云自上下介清與逆賊書一張其書有曰見道分明當世惟尊兄一人而已仍傳曰其書所謂道者何道也嚴鞫以問前後絕無相通之說無已欺罔乎遂命刑訊一次定配北道又命詞臣將介清所著排節義論逐條攻辨榜示列邑鄉校以正士習

介清本僧人也與同伴僧天然同處朴思庵書堂思庵愛二僧明敏親授以書旣而思庵勸二僧還俗天然不聽介清卽長髮仍從思庵不去思庵養育如子後思庵爲李潑所斥退歸鄉里介清遂叛思庵而附

潑等潑等極力吹噓卒至授官余嘗遇介清而問曰君不嘗事思庵乎恩義其可忘乎介清曰思庵家書冊甚多故某爲是往來而已別無恩義矣余惡其無狀不與之言 右文元先生說

先生又言天然於思庵終始不去逢人輒言介清反覆之態而唾鄙之云 反正初先生上疏請毀介清之祠 孝宗朝同春之啓蓋述先生疏意也此於先大爺未有所干涉而羣小乘時誣衊如此可勝痛哉

又乙卯八月

曾仍與海見惠書卽修答仍懇其亟傳矣今於靑便

致承縷縷之示且知浩然而歸非但快適之可想其

義正理得足以礪世警俗則所關亦不細矣欽歎欽歎此棘城幽深絶無外撓得閱古書仍想江界先矩其所以忘憂者同一揆矣青郵去就如來示固便而第慮既已內遷之後偪側於衆咻之間必有所難堪而亦未保彼之相容毋論義理只以利害言之似非十全只在飲水者知冷煖耳所欲言者不敢盡只希默會松江拜左相月日考示如何脚眉之謗備悉矣然須此叛逆之名者此何足爲謗耶胡不觀於觀海者乎好笑好笑

又 乙卯八月

纔付復書於青郵卽自興海傳到前月行中書又甚

慰豁也人於義利判得取舍則仰不愧俯不怍心中自浩然矣孟子開口便說此道理然古今多少人知之者盖鮮矣況望其有行之者耶自聞賢者去就分明其慶吾黨之有人也別紙前幅所遺故謹此追奉耳此所患日加死而已何足歎乎

別紙

介清祠毀去曲折前幅忘報可歎其時文元先生上疏回啓後其中要道急務因循未行者尚多況此鄉曲微細事只成拋置者無惟也　孝宗大王朝同春復申先生說請毀之則卽　賜允許而施行其時事實當録在政院而今日攷出無路矣同春本家必有

載録文字試令青巖專人問於宋炳文兄弟如何

又丁巳十月

每想僻處桑鄉俯仰無怍恨不得一叩荆扉道語古昔也今又聞轉入深處不欲見不當見之人此在人情自有所不能已者矣嘗記朱先生記劉子駒見傔豐故家子弟輒引避嘗南游衡嶽爲之委訪蓋世降俗末人心陷溺雖二帝之死北猶以爲薄物細故而捐之朱先生之表出子駒豈非有深意耶混混源生也晚不得蒙先生鑑賞此爲可恨然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其他又何知焉況匿怨而友其人者聞混源之事則亦可以頽靦矣亦豈不有補於世道耶心誠愛

之不覺斯言之出於口豈亦衰世之意耶李潑母忌問諸其外裔則可知矣此可爲日後訟寃之一事矣

又 甲子七月

病蟄窮谷朝夕待盡忽此書來如奉英覿慰荷深矣序文呻吟之暇僅僅草呈老衰精力朝見夕忘何能記得五十年事也然其主意歸重於老先生老先生之道天壤俱弊則先文與之長存矣

又 別紙 乙丑十二月

此去一册乃愼齋先生所授者也竊瞷首尾松江大爺諱字必○之豈出於鄭雲峰所寫耶大槩此書專以松江爲主而首尾皆缺中間且有落張甚可惜也

此是癸甲年事不可不使後生知之而不完如此此必有他本在於貴宗諸處或於貴藏藏置幸須繕補其缺使爲完帙而還之如何或不得於本宗本家則須就安牛山舊宅借得所謂癸甲録則亦可補完更須勿緩千萬幸甚終或不如所料此册亟爲還送可也

又 戊辰五月

見書後得見隣族所示朝報則職名已遞而代者出矣想其快適如脫樊籠矣此衰病此極喪慘之餘心神尤落極知餘日無多也先銘非敢忘也得見所謂成滄浪集則大與先集逕庭若率爾撰出則成尹然

讀必加一層矣昔朱夫子撰魏元履墓表有所畏忌而沒其實矣及其時移事改然後乃敢追叙焉今觀時勢則又與朱子時不同若沒實而撰出則不如不撰之爲愈若冒禍而爲之則恐非保身之道故尚今前却左右必以我爲怯懦而無義也目今臺諫因駁李叅判選而强引此漢以爲詬辱之地幸而領台進劉以爲非而　聖批亦加覆護此後彼輩之怒當益熏天矣雖杜門咋舌猶恐不免況可爲人作文字以促之乎此等形勢事理可以量之耳

又己巳二月

前書未答吳君來傳後書並慰孤寂前書所胎別紙

乍有得失故別紙以報大抵朱子將易簀語門人曰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矣後四日又謂曰道理只是如此但相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愚之所聞於師門者如此矣自驪鑣排斥朱子之道此理消滅今世之好爲不直無怍也今日爲乃者已是驪鑣之黨鑣時論議必將復張竊恐禍毒復及於文清也然今時則與彼時相遠只得靜俟而已愚之削奪亦已晚矣未知前頭事至於何界也

別紙

前來別幅所謂世家子弟以下數行文字雖有指摘處其時事勢誠極難處故先人未嘗畜怨於滄浪者

未詳遣辭之本意矣其所謂指摘處指滄浪也誠極難處故先人未嘗畜怨於滄浪此語全未曉得所謂事勢誠極難處云者指何事而言也若謂滄浪與奸黨合勢其勢可畏故畸爺畏之而未嘗畜怨云爾則此全不成義理全不成文勢矣若謂其時仁弘之勢熾盛滄浪之求悅於彼者拘於事勢而不得已故畸爺容恕云爾則雖不成義理而文勢則可通矣須於後便詳示如何其曰厥後交義少無衰替云者亦有所疑焉若果無替則滄浪之喪畸爺何以至其喪次而終不入哭也此則非但舉國之所知成尹諸人所以公誦而望之者也豈君適未聞此而有無替之語

耶欲知之耳至於滄浪上月汀書及祭月汀文既刋於其集中則先人之答潛窩書到今隱秘似無其理故決意重刋不憚其廣布此豈大監勸刻而然耶世人之疑可謂不知之甚也設或大監勸沮而入刻有何不可乎愼齋先生曾以既刋還削大以爲非大監之意必與愼齋先生之意一般也此數行則語意俱到令人神醒尹祭孚養文録去見此則可知其人之直不直也

答李英伯 厚蓍

先生葬地不是佳穴言之已久矣愼齋先生末年果有遷改之議時烈亦嘗與聞之矣愼齋易簀後此事

遂成遷延矣頃歲以修墓之議告于故右相洪公及
今大司馬閔台則閔台遂申愼齋之議以爲先改改兆
域然後諸事次第理會爲宜云時烈亦以爲然而數
年來復成埋沒雖其利害得失不敢知而改葬修墓
兩皆無成則此實斯文之欠事也常用耿耿矣今承
花石之示此果佳吉正結則何幸如之況此不比世
人新卜之弊而乃符於太公反周之禮此其處義又
不苟矣若以斗文舊兆是先生孝思所在爲難改則
此甚有不然者設使先生考墓在上穴而下有隙地
先生既是支子則必不敢爲自祔其下之計況先生
考墓與先生墓倫序倒置則必是後人所爲而非先

生本意也明矣何也程子嘗論世人葬法之背謬曰易亂尊卑死者居之其安乎豈以先生而反違於程子之訓乎故每以爲先生之靈必有所不安者矣今若改之則不但吉凶之說而已也至於盧夫人兆穴地中事誠有所難知者此不敢質言耳然若欲如世俗及禮書改棺之儀則亦非創始之事未知如何今茲謄送册子非誌文也乃墓表也誌文則昔年自甕院燔造數十張是已舊表雖不敢改而復立新表改諸賢墓而有據今如來示恐其無妨而必欲屬之賤劣則殊不敢當萬一遷改則勢須必立新表以記其事似不可已矣

答金徵之 壽徵

慰書外別有示諭深領雅意仕宦隨緣晦翁先生語也惟不忮不求四字恐是今日道理若論其高低分數則文王之高不及於泰伯鄭混源上恐復有一等高者第未知渠聞此以爲如何也李君已歸海州否力田以供粢盛栗翁未必不享也能之見汰無論求之與之而亦可想其快適也

答或人別紙

自有近事以來用文谷戒人家文字一切謝却矣惟秋浦碑文則其行狀受藏甚久亡友黃君美恐脫懇有不忍終孤又竊惟念千辰事變後大義理所在無踰

於此老所執矣　國家之當時所以中興東表之至今免於禽獸者實惟唯此是賴矣誠欲發揮其梗槩使天下後世知　本朝是禮義之邦也今黃令前後所示恐有妨於牛溪而擇令所見亦與之同殊不可曉夫五行之論實儒者第一義而黃勉齋之論與朱子異至謂朱子之論全不成義理張谿谷追崇之論終異於老先生而至著於先生碑序以明得失夫師生論議不同有何所害故朱子嘗以爲尊畏前輩與爭辨義理兩不相妨此豈非不偏不倚大中至正之論耶牛溪先生雖有用權之論大爲　宣廟所斥然守正之論竟出於其門下則於先生豈不大有光耶

又

乙卯歲滄院與星人往復星人護遮朴彤李時立皆沃川人而參廢論者也而指斥和叔之祖錦溪君曰誣陷國母云云滄儒之答文曰謂國母云云雖以當時老師宿儒而亦不免焉云云愚慮其言直禍至也未知此文記恐脫傳而星人沮縮無言耶抑滄儒慮患而中止耶未可知也昔年今恩宗爲生壯驟發從祀之論於其徒有名宰一隊一月洙諸孫聞而笑曰不須多言但出鄭集中論國母一款則不攻而自破矣同春亦以此說爲是矣今來示可謂正當之論也第尹之父初附弘瞻後與鄭甚相好善矣今星宰與尹合爲一

體此言一出必有赤族之禍矣忙甚無書休惟休

惟

又

金石文字體各不同碑碣主於揄揚誌文主於記實故碑碣略於誌文至於墓表則以議論爲主故又略於碑碣矣然如別有碑碣詳載其世系履歷則墓表尤在撮略而今茲先墓未知有他文字故幷記世系履歷之大槩此又墓表之別體也如或加詳於此則記實爲主元非本體也來示欲添某甲今於四十七卒下添崇禎甲戌字自甲戌逆數四十七則某甲自見矣來示可爲以下欲改竊謂籩伯玉使者稱伯玉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聖人美之朱子釋其義以爲但欲寡過而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也先儒又云未能一句意味深長今此可爲以下一段所以著公眞實用力處斯乃語婉而意重處倘使九原可作必莞爾而笑曰眞知我意云爾以故不敢承命而略換數字未知如何

又乙卯

心是一箇虛靈底物事故舍之則亡去然懲於此而欲一切把捉轉見躁擾而亡失尤甚正當勿忘勿助使此心虛閑時節漸多則思過半矣大槩私欲惡念却易驅除而惟泛泛閑思慮作徃作來者尤害心術

先賢最怕此物事後學最當深念也除是淨掃一室對案看書則自可湊泊此心而漸見虛閑消息也須以此試之如何

四卅
七
ナ川